

牛頭馬嘴集

老土

著



中国检察出版

I267.1
L073

牛頭馬嘴泉



天下第一泉



I267.1
L07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牛头马嘴集 / 老土著. —— 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13.3

ISBN 978-7-5102-0851-5

I. ①牛… II. ①老… III. ①杂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46001 号

牛头马嘴集

老土/著

出版发行:中国检察出版社

责任编辑:苏晓红

社 址:北京市石景山区香山南路 111 号(100144)

电 话:010-68630476 010-68630082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睿特印刷厂

装帧设计:姚 雯 王晓杰

开 本:130mm×185mm 32k

印 张:27 印张

字 数:285 千字

版 次:2013 年 04 月第一版 2013 年 04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02-0851-5

定 价:68 元

检察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书名题字：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 张海

老土和他的“土言土语”

老土不但不土,而且不俗,不凡。

老土是文学硕士、法学博士,学富五车。

老土曾经在中南海里工作过,据说喝醉后喜欢说:“兄弟当年在海里的时候……”

老土不吸烟,但好喝酒。我曾经许多次与他同席,经常看到他劝人家喝酒,但最后喝醉的总是他自己。

老土者,检察日报社副总编辑王守泉是也。

我在检察日报社工作十年,老土是我的不折不扣的上级。

我现在还是检察日报社的记者,因此,老土依然是我的领导。

我之所以调离了检察日报社但还是检察日报社的记者是因为我调离后按规定应该交还记者证、办手续时正好碰上老土,老土说你是我们报的“终身记者”,先别交证。老土有知人之明,知道我不会拿着记者证去干坏事。因为一证在手,使我在心里感到自己还是报社的人,看到报纸就感到亲切,听到报社的成绩就感到自豪。

老土不但是个很好的领导(他是一个很好的领导的重要标志是他分管的文艺部的几个女编辑老是欺负他),更是一个很好的笔杆子。他在我们报上开辟的“每周观察”专栏,我认为是金牌栏目。

我十分喜欢老土的文章,每期必读。

老土的文章，短小精悍，如投枪，如匕首，如板砖，如大耳刮子，如山西老醋，如重庆火锅，如海南胡椒面……。他的文章锐利，尖刻，沉重，热辣……。总之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老土的文章时而批评社会上的丑恶现象，时而聚焦热点问题，时而关注民生疾苦……。不管他的笔伸向哪里，总是有自己的视角和发现，总是能言人所不能言，人所不敢言。

老土可不是一个愤青。尽管老土不乏路见不平一声吼的勇气，但老土是有高度理智的。老土的正义感和豪侠气，是不会越过理智底线的。

老土不仅仅有理智，而且有法律知识和法治观念。他尽管在学校里学的不是法律，但在检察日报社工作了十多年，天天接触的，都是法律事件，再加上他的勤奋和好学，说他是精通法律的人，那一点也不是我这个下级吹捧。

老土的法律知识、理智头脑、逻辑思维、文学功底，使老土的文章有了高度和深度，有了趣味性和可读性。

老土对人的理解和爱，使他的文章具有了人性的宽阔和悲悯。

老土的“土言土语”结集出版，我写了这些话，向读者推荐这本书，也向朋友们推荐老土这个人和他的专栏。

1/3
2012年5月5日





序 / 莫言

老土和他的“土言土语”

2007



从“防雷中心”想到“馒头办”、“西瓜办” / 009

你凭啥向俺收费? / 013

恁咋都不说话了? / 016

2008



葫芦僧梦判真假虎照案(之一) / 019

葫芦僧梦判真假虎照案(之二) / 022

葫芦僧梦判真假虎照案(之三) / 025

葫芦僧梦判真假虎照案(之四) / 029

“我就是跟贼过不去!” / 033

谁更懂足球? / 037

怎样对待“吓得都尿裤子了”的疑犯? / 040

为自己的失误埋单 / 043

炒股不讲情 / 046

病婴怎样死去我们才能接受? / 049

对吸费电话,有招快使! / 052

我的私权谁来保护? / 056

“政审”,作为一个过气的制度 / 059

宗庆后偷税了,咋整呢? / 062



宗庆后偷税,就这么算了? / 065

地震夜语 / 068

《南方周末》,摘下你的有色眼镜吧! / 071

范跑跑为啥那么嘴硬? / 074

工人围堵别墅区,这事儿难处理吗? / 077

世无英雄,咋做夫妻 / 080

我来做次卫道士,行吗? / 083

俺要拼车 / 086

俺还是要拼车 / 089

规范住宅楼盘名字,这事儿好啊! / 092

城管的羽毛扇,真是个好东西 / 096

刘备禁酒以及机场新政 / 100

阿凡提,您给评评理儿 / 104

欢乐背后的伤痛 / 107

在北京品味绿色奥运 / 110

“司机打盹撞死交警”,真的治不了? / 113

弟弟锤杀姐姐,让我想起了聂政姐弟 / 116

老丁之退房 / 119

蒲松龄问政于谷文昌 / 122

神农氏之今日游 / 125

在这个充满了机会的时代 / 129

政府要救楼市了吗? / 132

6124点,时隔一年 / 135

“遇着红灯绕道走”可以休矣 / 138

谁敢喝我做的汤? / 141



想和睦，“孝”还是要讲讲的吧？ / 145

局长夫人吃低保？ / 148

俺骑电动车上高速了 / 151

替王小喜陈情书 / 155

顾客在银行大厅小便，孰是孰非？ / 158

争着抢着要建南北分界标志，干嘛呢？ / 162

公厕是一面镜子 / 165

2009



坐在家过春节 / 169

今天，政府为谁而设 / 173

自杀，干嘛还要捎上两个孩子？ / 176

取消校车？还是再想想吧 / 179

“书记县长在干啥”，百姓能问吗？ / 182

跨省抓捕发帖青年，谁给你的权力？ / 186

那个熊口脱险，却逃不脱传票的德国女子啊！ / 189

恁问俺为啥开 260 吨卡车上路？ / 192

中国名流们住在哪？ / 195

我抓狂：兴奋剂现身中考体育考场 / 198

谁该为飙车撞死人者买单？ / 202

桥塌了，官员的管理方式也塌了 / 205

给医生一把枪吧 / 208

“倒也倒也”，大楼于是便缓缓倒了 / 211

今天还有为分房假离婚的事？ / 214

我被就业了,妈妈 / 217
13岁少年考上伊顿公学,羡慕啊羡慕 / 220
“彩票有毒”,政府提醒过吗? / 223
骗子猛于虎,谁是武松? / 226
记者无聊,还是国安不端? / 229
想起那个为儿偷肉的母亲 / 232
你们是愿意涨呢,还是愿意涨呢? / 235
贺部长,俺跟您说说古仁人为官之道 / 238
学生学校踢球猝死,家长能堵校门讨说法吗 / 241
“老太捡钱”案审判纪实(虚拟) / 244
“民告官案政府必须应诉”,赞一个 / 249
连续7天哭猫,老汉俺为啥? / 252
死得很安详,死得很舒坦 / 256
你能“团成一团,圆润离开”吗? / 259

2010



丈母娘:谁说是俺抬高了房价? / 263
有人揭跳水黑幕,为何社会一片沉默? / 267
致身患三种癌竟生下孩子的母亲 / 270
头等舱机票卖20元,“东航”为失误埋单何其善也 / 273
蚁族:时代之痛与历史之痒 / 276
一汽大众凭啥不召回? / 279
天下还有季布吗? / 282
主啊,救救那个92岁的老汉吧 / 285



- “城管执法车违章 508 次未受罚”大字报 / 288
- 拆了盖,盖了拆,咱是熊瞎子么? / 292
- 那个玉树,那个结古镇的阳光 / 295
- “误机告‘携程’,开庭又迟到”,你干嘛呢? / 298
- 82 岁老太拆除违建,一部鲜活的话剧 / 301
- 致公务开支“全裸”的白庙乡张书记 / 304
- 小偷夜入私宅,该杀吗? / 307
- 面对强奸,女老板该不该舍命反抗? / 310
- 俺看球啊斯密达 / 313
- 于右任作品失踪:真相为啥扑朔迷离? / 316
- 大学生“门”不断,谁来管管? / 319
- 诈骗的根子在哪里 / 322
- 一个 6 岁留守儿童对妈妈的想念 / 325
- 房租均价 2800 元 / 月,谁的好事? / 328
- 俺要回家种绿豆了 / 331
- 都是房价惹的祸? / 334
- “苏小沫儿”自杀事件的八方反应 / 337
- 要允许人说话 / 341
- 禁“偷菜”,又一个“误读”? / 344
- 直把杭州作汴州(上) / 347
- 直把杭州作汴州(下) / 350
- “下周 西南五环最堵” / 354
- 千算万算,算不过银行 / 357
- “黄金格作文”模板:一个虚假广告及其他 / 361
- 大树被风刮倒砸死路人,不能就这么算了 / 364



在污染土地上建房,这事儿还有吗? / 367

老板拖欠工资,俺咋办? / 370

2011



开征房产税,何必太急? / 373

陆俊会是又一个龚建平吗? / 376

北京交通整治:可别一罚了之 / 380

换个马甲,就可以过关? / 383

高速公路劫狗:涉嫌违法,谁来追究? / 386

天价酒事件:哪一句是真话? / 390

顾客存钱咋成了“扰乱金融秩序”? / 393

银行故事 / 397

领导就得骑马坐轿? / 401

“巧合”比舞弊更可怕 / 404

欧洲究竟比我们领先多少年? / 407

“拒载机长”与“复职局长”的内在联系 / 410

吸毒,像草一样不能自拔 / 414

郭美美事件,该谁出头了? / 417

“走眼”不要紧,“走心”才要命 / 420

小腿卡入车中?锯脚可以,别锯我车! / 423

谁该为刀砍医生埋单? / 427

(本书插图:姚雯、魏克、利旭熙)

从“防雷中心”

想到“馒头办”、“西瓜办”

本报今日 6 版登了一篇《“防雷”的不慎遭“雷”击》的奇文,说是“随着建筑业的迅猛发展,国家对建筑物安装防雷设施的工作也越来越重视。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川县气象局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成立了防雷中心,服务内容是对房屋建筑的防雷设施进行检测、验收”,“决定由该局审核科……负责建筑物防雷装置的设计、检测及收取检测、验收费”。钱是收了,他们却很少去验收;因为交钱就能“合格”,建筑商就偷工减料,防雷不防雷就由他去了。

要是到此为止,这也就只是一个“出发点好的”老套故事罢了。不,好故事都是以荒谬开头以怪异结尾的。这个故事顺理成章的结局是:为了把收来的费用揣进腰包,单位设了小金库,集体把钱分掉了。结局,只能

是利令智昏者进监狱。

这让我想起几桩旧案。几年前，中部某市成立“馒头办”，市级一个，区级六个。所有经营馒头的，一律要报批，许可之后方可涉足。许可证虽是纸的，不妨按金价收：每证 1100 元。不理咱这壶酒钱擅自经营？罚款 3 千元至 2 万元。另外，加工者每天必须在馒头办指定的面粉经营部门购买不少于 60 袋面粉。（悄悄告诉你：每卖一袋面粉给馒头办提成 0.5 元！）

嗨，还真有不怕死的——这不，有快马来报：“报告，有人私自加工馒头！”哇，这还了得，市馒头办立即拍马赶到。没想到的是，区馒头办也驱车杀来！只见双方数十人，着制服，挂胸章，威猛之极。该谁来处罚？吵吧，比台湾的议会还热闹的是，他们动起手来了，竟引来无数群众竞折腰。更有好事媒体，非要把人家的家事捅到报纸上。领导一生气，毅然决然地撤了这一“权力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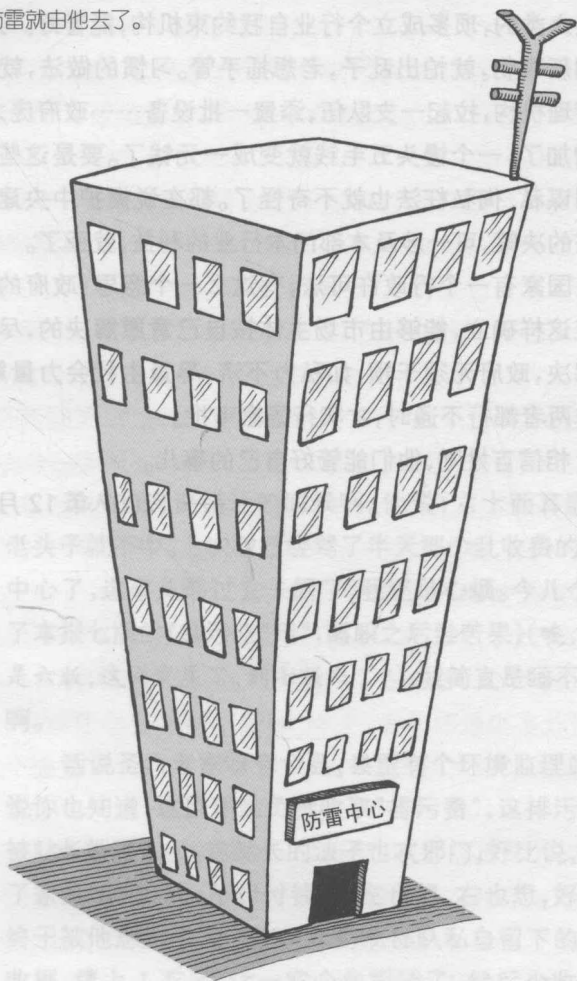
（你干吗光臭俺哪？南方一个大城市，多开放多发达呀，区城管不也打了市城管吗？）

干吗光臭你？因为你记吃不记打，紧跟着又成立了一个“西瓜办”！

今儿看到这“避雷中心”的故事啊，我一下想起老多的类似故事来：有的主管部门推行上岗许可制度，不管你是新员工还是老员工，必须一律到我这里轮训一番！培训嘛当然是收费的（收费哪去了？不告诉你）；我又想起了录像厅该广电部门管还是文化部门管的事儿来了，一直到录像厅消失，这事儿都没争明白。

这是咋的了？过去吧，搞计划经济，认定市场无序干预有

因为交钱就能“合格”，建筑商就偷工减料，
防雷不防雷就由他去了。



序,啥都管。改革了,讲个权力下放,百姓的事让百姓自己做主。馒头之类的,顶多成立个行业自我约束机构,能管好。可总有人见到新事物,就怕出乱子,老想插手管。习惯的做法,就是成立个管理机构,拉起一支队伍,添置一批设备……政府庞大了,费用增加了,一个馒头五毛钱就变成一元钱了。要是这些人再想渔利谋私、徇私枉法也就不奇怪了。都在说拥护中央建立市场经济的决策,可一涉及本部门本行业的利益,就歪了。

国家有一个行政许可法,有这么一个意思:政府的审批权限应这样确立,能够由市场主体按自己意愿解决的,尽量由自己解决,政府无须干预;如私力不济,尽量由社会力量解决;只有前两者都行不通时,才实行国家审批。

相信百姓吧,他们能管好自己的事儿。

(2007年12月13日)

你凭啥向俺收费？

圣人也有说错话的时候啊。他说，六十而耳顺，我老头子就不中。上次我已经骂了半天那个乱收费的防雷中心了，这事儿都过去一周了，我还是心烦。今儿个，看了本报七版的《靠污吃“污”，离职之后尝苦果》（唉，上次是六版，这次发展了，到七版来了！），我简直是睡不着觉啊。

话说圣人老家呀有个县，县里有个环境监理站。不说你也知道，这监理站负责收取“排污费”，这排污费也被站长揣腰包了。这站长的法子也忒邪门，好比说，他买了家具，9000元，不想付钱。他左也想，右也想，好法子终于被他想到了：他把27年前从部队私自留下的废旧收据，填上1万元，让一家企业报销了，然后少收了人家2万元排污费（利人又利己，好风尚）；他捡到一张